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兰亭记

，兰亭者，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。右军蝉联美胄，萧散名贤，雅好山水，尤善草隶。以晋穆年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，宦游山阴，与太原孙统承公、孙绰兴公、广汉王彬之道生、陈郡谢安安石、高平郗县重熙、太原王蕴叔仁，释支循道林、并逸少子凝、徽、操之等四十有一人，修祓禊之礼^①。挥毫制序，兴乐而书。用蚕茧纸、鼠须笔。道媚劲健，绝代更无。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，有重者皆拘别体。就中之字最多，乃有二十许个，变转悉异，遂无同者。其时乃有神助，及醒后，他日更书数十百本，无如祓禊所书之者。右军亦自珍爱宝贵。此书留付子孙传掌。至七代孙智永，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，安西成王谿议彦祖之孙，庐陵王胄昱之子，陈郡谢少卿之外孙也。与兄孝宾俱舍家人道，俗号永禅师。禅师克嗣良裘，精勤此艺，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，所退笔头，置之於大竹簏^②，簏受一石余，而五簏皆满。凡三十年，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，浙东诸寺各施一本。今有存者，犹直钱数万。孝宾改名惠欣，兄弟初落发时，住会稽嘉祥寺，寺即右军之旧宅也。后以每年拜墓便近，因移此寺。自右军之坟及右军叔荟以下茔域，并置山阴县西南三十一里兰渚山下。梁武帝以欣、永二人皆能崇于释教，故号所住之寺为永欣焉。事见《会稽志》，其临书之阁，至今尚在。禅师年近百岁乃终，其遗书并付弟子辩才。辩才俗姓袁氏，梁司空昂之玄孙。辩才博学工文，琴棋书画皆得其妙，每临禅师之

书，逼真乱本。辩才常于所寝方丈梁上，凿其暗槛以贮兰亭，保惜贵重，甚于禅师在日。至贞观中，太宗以听政之暇，锐志玩书，临写右军真草书贴。购摹备尽，唯未得兰亭。寻讨此书，知在辩才之所。乃降勅追师入内道场供养，恩赉优洽^③。数日后，因言次乃问及兰亭，方便善诱，无所不至。辩才确称，往日侍奉先师，实尝获见，自禅师歿后，荐经丧乱坠失，不知所在。既而不获，遂放归越中。后更推究，不离辩才之处。又敕追辩才入内，重问兰亭。如此者三度，竟靳固不出^④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右军之书，朕所偏宝。就中逸少之迹，莫如兰亭。求见此书。劳于寤寐。此僧耆年，又无所用。若为得一智略之士，以设谋计取之。”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奏曰：“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，梁元帝之曾孙，今贯魏州莘县。负才艺，多权谋，可充此使，必当见获。”太宗遂诏见翼。翼奏曰：“若作公使，义无得理，臣请私行诣彼。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。”太宗依给。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，随商人船下，至于越州。又衣黄衫极宽长、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。日暮入寺，巡廊以观壁画。过辩才院，止于门前。辩才遥见翼，乃问曰：“何处檀越？”翼乃就前礼拜云：“弟子是北人，将少许蚕种来卖，历寺纵观，幸遇禅师。”寒温既毕，语议便合，因延入房内，即共围棋抚琴，投壶握槊，谈说文史。意甚相得，乃曰：“白头若新，倾盖若旧，今后无形迹也。”便留夜宿，设缸面药酒茶果等。江东云缸面，犹河北称瓮头，谓初熟酒也。酣乐之后，请各赋诗。辩才探得来字韵，其诗曰：“初酝一缸开，新知万里来。披云同落莫，步月共徘徊。夜久孤琴思，风长旅雁哀。非君有秘术，谁照不燃灰？”萧翼探得招字韵，诗曰：“邂逅款良宵，殷勤荷胜招。弥天俄若旧，初地岂成遥。酒蚁倾还泛，心猿

躁似调。谁怜失群翼，长苦业风飘。”妍蚩略同，彼此讽味，恨相知之晚。通宵尽欢，明日乃去。辩才云：“檀越闲即更来此。”翼乃载酒赴之，兴后作诗。如此者数四，诗酒为务，其俗混然，遂经旬朔。翼示师梁元帝自画《职贡图》，师嗟赏不已。因谈论翰墨，翼曰：“弟子先门皆传二王楷书法，弟子又幼来耽玩。今亦有数帖自随。”辩才欣然曰：“明日来，可把此看。”翼依期而往，出其书以示辩才。辩才熟详之曰：“是即是矣，然未佳善。贫道有一真迹，颇亦殊常。”翼曰：“何帖？”辩才曰：“兰亭。”翼佯笑曰：“数经乱离，真迹岂在？必是响搨伪作耳^⑤。”辩才曰：“禅师在日宝惜，临亡之时，亲付于吾，付受有绪，那得参差？可明日来看。”及翼到，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。翼见讫，故驳瑕指颡曰：“果是响搨书也。”纷竞不定。自示翼之后，更不复安于梁槛上，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。辩才时年八十余，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。其老而笃好也如此。自是翼往还既数，童弟等无复猜疑。后辩才出赴灵汜桥南严遵家斋，翼遂私来房前，谓弟子曰：“翼遗却帛子在床上。”童子即为开门。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，便赴永安驿，告驿长凌慆曰：“我是御史，奉勅来此，有墨勅，可报汝都督齐善行。”善行即寔建德之妹婿，在伪夏之时为右仆射，以用吾黄门庐江节公及隋黄门侍郎裴矩之策，举国归降我唐。由此不失贵仕，遥授上柱国金印绶，封真定县公。于是善行闻之，驰来拜谒。萧翼因宣示勅旨，具告所由。善行走使人召辩才。辩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。遽见追呼，不知所以。又遣散直云：“侍御须见。”及师来见御史，乃是房中萧生也。萧翼报云：“奉勅遣来取兰亭。兰亭今得矣，故唤师来取别。”辩才闻语，身便绝倒，良久始苏。翼便驰驿而发，

至都，奏御。太宗大悦，以玄龄举得其人，赏锦彩千段。擢拜翼为员外郎，加入五品。赐银瓶一，金缕瓶一，玛瑙碗一，并实以珠。内厩良马两疋兼宝装鞍辔，庄宅各一区。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恠^⑥，俄以其年耄，不忍加刑。数日后，仍赐物三千段，谷三千石，便勒越州支給。辩才不敢将入已用，回造三层宝塔。塔甚精丽，至今犹存。老僧因惊悸患重，不能强饭，唯啜粥，岁余乃卒。帝命供奉搨书人赵模，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，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。贞观二十三年，圣躬不豫，幸玉华宫含风殿。临崩，谓高宗曰：“吾欲从汝求一物，汝诚孝也，岂能违吾心耶，汝意如何？”高宗哽咽流涕，引耳而听受制命。太宗曰：“吾所欲得兰亭，可与我将去。”及弓箭不遗，同轨毕至，随仙驾入玄宫矣。今赵模等所搨，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。人间本亦稀少，代之珍宝，难可再见。吾尝为左千牛时，随牒适越，航巨海，登会稽，探禹穴，访奇书。名僧处士，犹倍诸郡。固知虞预之著《会稽典录》，人物不绝，信而有征。其辩才弟子玄素，俗姓杨氏，华阴人也。汉太尉之后，六代祖佺期为桓玄所害，子孙避难，潜窜江东，后遂编贯山阴，即吾之外氏近属，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。长安二年，素师已年九十二，视听不衰，犹居永欣寺永禅师之故房，亲向吾说。聊以退食之暇，略疏其始末。庶将来君子，知吾心之所存，付永（彭年）明（察微）温（抱直）超（令叔）等兄弟。其有好事同志须知者，亦无隐焉。于时岁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，感前代之修楔，而撰此记。主上每暇隙，留神术艺，迹逾华圣，偏重兰亭，仆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，蒙恩许拜扫，至都，承访所得委曲，缘病不获诣阙，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、吏部常选骑都尉永写本进。其日，奉日

兰亭记

曜门宣勅，内出绢三十疋赐永。于是负恩荷泽，手舞足蹈，捧戴周旋，光骇闾里。仆褰天闻命，伏枕怀欣。殊私忽临，沉疴顿减^⑦。辄题卷末，以示后代。

【注释】

①拔楔（fú xiè，音符隙）：古代民俗，三月上巳日到水滨洗濯，洗去宿垢，称拔楔。

②簠（lǔ，音路）：竹箱。

③恩赉：恩惠，好处。

④靳固：吝惜而固守。

⑤响搨：拓本。

⑥秘惜（hīn，音吝）：秘密藏不使人知。

⑦沉疴：长期的重病。

高力士外传

[唐] 郭 湜
李 宥 点 注

高力士外传

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小梳箱一，柞木梳一，黑角篦一，草根刷子一，叹曰：“先帝首建义旗，新正皇极，十有余载。方致升平，随身服用，惟留此物。将欲传示孝孙，永存节俭。”具以奏闻。上至陵日，山川雷隐，草木风生，陈千官朝见之仪，具九宾宗祀之礼。礼毕，俯伏流涕，若不自胜。须臾闻鼓声四振，云雾朗清，万岁之声，岂惟于远近！一人之孝，固通于神明，不可得而称也。至寝宫问曰：“所留示朕者何在？”力士趋入捧跪上，上跪奉肃敬，如不可胜，曰：“夜光之珍，垂棘之璧，将以喻此，曾何足言。”即命史官书之典册。

二十三年后，上忽言曰：“朕亲主六合二十余年，两都往来，甚觉劳弊，欲久住关内，其可致焉？”三问群臣卿士，皆云：“江淮漕运转输极难，臣等愚蒙，未知为计。”上甚不悦。后李林甫用紫曜之谋，爰兴变造；牛仙客取彭果之计，首建和籴^①，数年之中，甚觉宽贷。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，左右无人，谓高公曰：“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，俗阜人安，中外无事，高止黄屋，吐故纳新，军国之谋，委以林甫，卿谓如何？”高公顿首曰：“臣自二十年已后，陛下频赐臣酒，往往过度，便染风疾，言辞倒错，进趋无恒。十年已来，不敢言事，陛下不遗鄙贱，言访刍蕘，纵欲上陈，无裨圣造。然所闻所见，敢不竭诚？且林甫用变造之谋，仙客建和籴之策，足堪救弊，未可长行。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，正义俱尽。国无旬月之蓄，人怀饥馑之忧。和籴不停，即四方之利

不出公门，天下之人尽无私蓄。弃本逐末，其远乎哉？但顺动以时，不逾古制；征税有典，自合恒规。则人不告劳，物无虚费。军国之柄，未可假人。威权之声，振于中外。行失之议，谁敢兴言？伏惟陛下图之。”上乃言曰：“卿十年已来，不多言事，今所敷奏，未会朕心。”乃顿首曰：“臣生于夷狄之国，长自升平之代，一承恩渥，三十余年，尝愿粉骨碎身以裨玄化，竭诚尽节，上答皇慈。顷缘风疾所侵，遂使言辞舛谬。今所尘黷，不称天心，合当万死。顿首！顿首。”上曰：“朕与卿休戚共同，何须忧虑。”命左右曰：“即置酒为乐，无使怀忧。”左右皆称万岁。从此便住内宅，不接人事。

及开元之末、天宝之初，陈希烈上玄元之尊^②，田同秀献宝符之瑞。贵妃受宠，外戚承恩。罗、吉、张、俞兴党锢之狱，杨、裴、韦、李受无状之诛。五六年间，道路以目。禄山之祸，自此兴焉。至十年，上又言曰：“朕年事渐高，心力有限，朝廷细务，委以宰臣。藩戎不慑，付之边将，自然无事。日益宽闲，卿谓如何？”高公曰：“比在内宅，不知时议。近于阁门外见诸道奏事人说云南颇有丧律，陛下何以御之？北兵近甚精强，陛下何以制之？但以皇威远震，圣泽傍流，足以吞食鲸鲵，剪灭封豕，诸余纤介，曾何足云？臣恐久无备于不虞，卒有成于滋蔓，然后禁止，不亦难乎！”上曰：“卿之所疾，渐亦痊除。今日奏陈，雅符朕意。近小有疑虑，所以问卿，卿慎勿言，杜复泄露。应须方便，然可改张。”高公顿首谢曰：“以陛下至圣，微臣至愚，幸契天心，不胜欣庆。”其后，杨、李争权，竞相倾夺；王、邢不轨，咸就诛夷。十二年冬，林甫云亡，国忠作相，先酬宿憾，林甫被琢棺之刑；宁俟后图，国忠播宣淫之耻。十三年

秋，大雨昼夜六十日，陈希烈罢相，韦见素持衡^③。上因左右无人，谓高公曰：“自天宝十年之后，朕数有疑，果致天灾，以殃万姓。虽韦、陈改辙，杨、李殊途，终未通朕怀。卿总无言，何以为意？”高公伏奏曰：“开元二十年以前，宰相授职，不敢失坠；边将承恩，更相戮力。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，法令不行，灾眚备于岁时^④，阴阳失度，纵为軫虑，难以获安，臣不敢言，良有以也。”上久而不答。

十四年冬，安禄山作逆，起自范阳，私聚甲兵，假称朝贡。囚李芝于真定，劫光翔于太原。长驱两河，将吞九鼎。蕞尔戎羯^⑤，乘我不虞。国家久致升平，不脩兵甲，卒征乌合之众，以御必死之军。遂使张介然丧律于陈留，封常清弃甲于汜水。东京已陷，西土犹宁。有诏斩封、高于驿前，镇哥舒于关上。交锋纵辔，向历半年。斩将擐旗，不逾信宿。兵疲师老，众溃亲离。国忠促哥舒之军，务令速进，火拔冀禄山之党，更却先投。烽火遍照于川原，羽书交驰于道路。西京于焉失守，万姓及此骚然。十五载六月十二日，有诏移仗未央宫。十三日有诏幸巴蜀。至延秋门外，上驻马谓高公曰：“卿往日之言是。今日之事，朕之历数尚亦有余，不须忧惧。”扈从至马嵬山，百姓惊惶，六军奋怒。国忠方进，咸即诛夷。虢国、太真，一时连坐。肃宗减随驾兵马，复至咸阳。未振军容，师徒小却。长驱卒乘，北至朔方。七日，万人劝进，让不获已，乃即皇帝位于灵武。八月，尊太上皇于成都，改元为至德元年，成都宣赦。上皇谓高公曰：“我儿嗣位，应天顺人，改元至德，孝乎惟孝。卿之与朕，亦有何忧？”高公伏奏曰：“陛下躬亲庶务，子有黔黎四十余年，天下无事。一朝两京失守，万姓流亡。西蜀、朔方，皆为警蹕之地；河南、汉北，尽为征战之场。天下之臣，莫不增

痛。陛下谓臣曰：‘卿之与朕，复何忧哉？’臣未敢奉诏。臣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死辱之义，职臣之由。臣不孝不忠，尚存余喘。亲蒙晓谕，战惧伏深。”

初，上过利州，西临蜀郡，往来表疏，道路相望，知两京有剋复之期，兆人伫来苏之庆。仍皇情未畅，臣下多虞。及出剑门到巴蜀，井邑气候风云，与中国而颇殊，对偏方而增恨，应沾扈从，皆同此心。赖节度使崔圆以忠恳至诚，恐皇恩轸虑，凡所进举，不越时宜。应修殿宇，不剿人力。上为之悦，左右皆称万岁。上曰：“崔圆可谓大臣欤？”即日拜相。西南之俗，无不欣然。后崔相欲赴行在，未测圣情。上觉其忧惧，谓高公曰：“朕观崔圆气宇冲邃，理识弘通，比诸宰臣，无出其右。若得对见，必倍承恩。”后果如上言。且蜀中风土，有异中原，秋热冬温，昼晴夜雨，事之常也。及驾出剑门到巴蜀，气候都变，不异两京。九月十九日，霜风振厉，朝见之时，皆有寒色，诏即令著袍。至二十一日，百官尽衣袍立朝，不依旧式。每奏事人来往两京，动静无不尽知。二年正月，禄山为子庆绪所杀。庆绪伪立。凶谋逆计，主以严庄。伪敕伪书，出于高尚。但置酒为乐，余无所图。上谓高公曰：“皇帝久在凤翔，兵威大震，凶徒逆党，即应殄灭。”高公伏奏曰：“逆贼背天地之恩，恣豺狼之性，更相鱼肉，其可久乎？”九月，皇帝在凤翔，元帅广平王、中书令郭子仪驱百万之熊黑，吞二京之蚊蚋。不逾旬月，收复两都。庆绪北走于郾中，王师续围于城下。至乾元元年，庆绪为逆贼史思明所杀。王师失利，再陷洛阳。李光弼作镇于河阳，郭英义次安于虢路。上元元年，为子朝义所杀。至宝应元年，下收洛阳。朝义奔走不知所在。上皇谓高公曰：“安、史二逆贼，父子相次伏诛，岂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罚

也！”高公曰：“皇帝圣化，变及无穷；陛下仁德，福流万叶。凡是凶丑，自合诛夷，不胜庆快之至。”

初，至德二年十一月，诏迎太上皇于西蜀，十二月至凤翔，被贼臣李辅国诏取随驾甲仗。上皇曰：“临至王城，何用此物？”悉令收付所司。欲至城，皇帝具仪仗出城迎候。二圣相见，泣涕久之，倾城道路，一时忭舞^⑥。便于兴庆宫安置。乾元元年冬，上皇幸温泉宫，二十日却归。因此被贼臣李辅国阴谋不轨，欲令猜阻，更树勋庸。移仗之端，莫不由此。辅国趋驰末品，小了纤人。一承攀附之恩，致位云霄之上。圣上属残孽未殄，苍生不安，贪总军戎，冀清海内，不暇拣择左右，屏弃回邪，遂使辅国荧惑两宫，至伤万姓，恣行威福，不惧典刑。上元元年七月，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，高公窜谪巫州，皆辅国之计也。上皇在兴庆宫先留厩马三百匹，欲移仗前一日，辅国矫诏，索所留马，惟留十四。有司奏陈，上皇谓高公曰：“常用辅国之谋，我儿不得终孝道，明早向北内。”及晓，至北内，皇帝使人起拜云：“两日来疹病，不复亲起拜伏，伏愿且留吃饭。”饭毕，又曰：“且归南内。”至夹城，忽闻戛戛声，上惊回顾，见辅国领铁骑数百人便逼近御马，辅国便持御马。高公惊下争持，曰：“纵有他变，须存礼仪，何得惊御？”辅国叱曰：“老翁大不解事，且去！”即斩高公从者一人。高公即拢御马，直至西内安置。自辰及酉，然后老宫婢十数人将随身衣物至，一时号泣，上皇止之。皆辅国矫诏之所为也，圣上宁得知之乎？上皇谓高公曰：“兴庆是吾王地，吾频让与皇帝，皇帝仁孝不受。今虽为辅国所制，正惬我本怀。”进御人令撤肉，便处分尚食，明日已后，不须进肉食。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、芟薙草木^⑦。或讲经论议，转变说话。虽不近文

律，终冀悦圣情。经十日，高公患疟，敕于功臣阁下避疟。日晚，闻门外有人问，称是谈庭瑶，云：“圣人唤阿翁。”问：“曾见太上皇未？”曰：“见了。”高公亦不敢辞，即随庭瑶至阁门外。日晚见内养将一卷文书状，云使看，略见少多，皆是罢职，却被索将，附奏云：“臣合死已久，圣恩含忍容至今日，所看事状，并不曾闻。伏愿得亲辞圣颜，复受戮，死亦无恨。”明日有制：“力士潜通逆党，曲附凶徒，既怀泉壤之心，合就鲸鲵之戮。以其久侍帷幄，颇效勤劳，且舍殊死，可除名，长流巫州。”

九月三十日至巫州，随身手力，不越十人；所余衣粮，才至数月。殷忧待罪，首尾三年。经一年，忽见本道观察第五国珍，谪至夷州。与第五相饮，赋诗曰：“烟爍眼落膜，瘴染面朱虞。”谓同病曰：“宰相犹如此，余何以堪！”左右闻之，皆为挥涕。又于园中见荠菜，土人不解吃，便赋诗曰：“两京称斤买，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，气味应不改。”使拾之为羹，甚美。或登山临水，以永终日。至元年建辰月，有制：“流人一切放还。”至建巳月，二圣升遐，今上即位，改元为宝应元年。六月，巫州二圣遗诏到，号天叩地，悲不自胜，制服持丧，礼过常度。每一号恸，数回气绝，昼夜无时，伤感行路，恨不得亲奉陵寝而使永隔幽明。哀毁既深，哽咽成疾。七月，发巫山至朗州，八月病渐亟。谓左右曰：“吾年已七十九，可谓寿矣；官至开府仪同，可谓贵矣。既贵且寿，死何恨焉？所恨者二圣升遐，攀号不逮；孤魂旅榱^⑥，飘泊何依！”泣下沾襟，视之尽血。言毕，以宝应元年八月十八日终于朗州开元寺之西院。远近闻之，莫不伤叹。九月，灵榱发朗州，十一月至襄州。有诏令复旧官爵，追赠广州都督。丧事行李，一切官给，陪葬玄宗陵。

高公所生母麦氏，即隋将铁杖曾孙。始与母别时，年十岁。母抚其首泣曰：“与汝分别，再见无时。然汝胸上七黑子，他人云必贵。吾若不死，得重见。记取此言。汝常弄吾臂上双金环，吾亦留看，待见汝伺之，慎勿忘却！”即与诀别。向三十年后，知母在泷州，虽使人迎候，终不敢望见。及到，子母并不相识。母问曰：“与汝别时语记否？”“胸前有黑子？”母曰：“在否？”即解衣视之，母亦出金环示之。一时号泣，累日不止。上闻，登时召见，封越国夫人，便于养父母家安置。十余年后卒，葬东京原。燕公志墓曰：“验七黑于子心，辨双环于母臂。”即此事也。其妻，东平吕氏，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，躬行妇道，有逾常礼。

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：“李辅国谬承恩宠，窃弄威权，蒙蔽圣聪，恣行凶丑。所持刑宪，皆涉回邪，即有敬毛裴毕之流，动逾千计。黔中道此一色尤多，则三故相，裴冕、张镐、第五琦是也；一大夫，驾贺进明是也；六中丞，郑叔清、畅灌、韦利见、皇甫锐、张万顷、毛若虚是也；七御史，李融、屈无易、孙昌胤、孙莹、宋晦、严锐、毕曜是也；三员外，张渭、张之绪、李宣是也；一左丞，皇甫铄是也；一郡王，瑒是也；一开府，力士是也。遗评补、博卿、监司、舍将军、列卿、州牧、县宰已下，散在诸郡，不可尽纪。从至德至宝应向二千人，及承恩放还，十二三矣。嗟乎！淫刑以逞，谁得无罪？湜同病者，报以志之，况与高公俱婴谴累。每接言论，敢不书绅。岂谓怀辅弼之元勋，当休明之圣代，卒为谗佞所恶，生死衔冤，悲夫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和籴（dì 音敌）：协商买卖粮食，实质上是强买强购。

②玄元：指“玄元皇帝”老子。因老子姓李名聃，被李唐称为先祖，故封为玄元皇帝。

③持衡：拿秤称东西。可引申为评价人才。

④眚（shěng 音省）：眼睛生翳。这里指灾难。

⑤藐（zǎo 音最）尔：渺小的样子。

⑥忭（biàn 音汴）：喜乐。

⑦芟薶（shān tì 音山剃）：删除杂草。

⑧椁（chèn 音衬）：棺材。